



Graziella

Gra

1811年秋，21岁的拉马丁漂泊意大利，在那不勒斯认识了一个叫葛莱齐拉的姑娘，多年之后，他写下了以姑娘名字为名的《葛莱齐拉》。这段无果之恋成就了拉马丁的浪漫主义文学佳作，爱情、疯狂、懵懂、半推半就、背叛、悲剧、忏悔……



SEU 2642661

葛莱齐拉

著——[法] 拉马丁
译——陆蠡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Lamartine



2642661

H319.4:I
1382

葛莱齐拉

著——[法]拉马丁
译——陆蠡

Graziell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葛莱齐拉 / (法) 拉马丁 (Lamartine, A.) 著; 陆蠡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7

(双壁文丛)

ISBN 978-7-212-05336-9

I. ①葛… II. ①拉… ②陆…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5020 号

书名: 葛莱齐拉

作者: (法) 拉马丁

出版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孟繁强

责任编辑: 杨迎会 孟繁强

责任印制: 刘 银

营销推广: 杨 霄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6769 转 8067 (传真)

印 刷: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 8770441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2-05336-9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双璧文丛



“双璧文丛”编辑前言

自近代西风东渐以来，中华文明与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停止，双方都从这种交流中获益匪浅。当今之世，寰宇为平，天涯咫尺，我们每一个爱书之人在沧海桑田之变中，最感欣慰的小小幸福就是可以读到更多更好的书，原本“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如今更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些远方的“朋友”，必得先有人接引进门，方能一睹庐山真面目。这些接引之人，有的自名为“窃火者”，有的信奉“信达雅”，有的主张“重神似不重形似”，我们通常称他们为“译者”。“译者”和“作者”一样是读者的益友、忠友、信友、诤友。

“双璧文丛”是安徽出版集团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策划组织出版的系列双语丛书。“双璧文丛”希望作者与译者并重，为读者同时提供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精神产品。本丛书的收录范围不局限于英语世界，而是希望尽可能地营造多语种、多文化的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不仅有日语、法语、俄语等广泛通用的语言，也有世界语、梵语这样高度专业化的语言。这种情况对编辑出版的要求极高，与其脱离编辑

现实能力和读者普遍需求，片面追求“原汁原味的原文”，不如退而求其次，采用稳妥可靠的英译本和中文译本一同推出。这样做有以下几种好处。

首先，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其他语种的重要作品，特别是已在文学、文化史上成为经典的著作，往往有较为可靠的英文译本。其次，不少其他语种的翻译作品，也是经由英译本转译而来。第三，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外语也是英语。读者通过阅读中英双语作品，可以在欣赏方面减少障碍，同时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双壁文丛”中的作品翻译时间跨度较大，有不少翻译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在译名、语法、用词、用字等方面带有当时的特征。这些作品并非落后于时代的古董和化石，而是埋藏在历史尘埃中著译相得的一时之选。我们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尽量保留了当时初版本的原貌，相信读者能够从不同风格、不同趣味、不同语言习惯的作品中，体会到不同的阅读乐趣，结识更多的新朋友。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丛书肯定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希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提出您宝贵的意见，以备我们及时修正。

“双壁文丛”编辑部

第一章

——

十八岁的时候，家人将我托给一位亲戚照管。她因事要同她的丈夫到托斯坎纳^[1]去。这是给我旅行的机会，家居和都市生活使我的心灵的最初热情因缺少活动而消沉下去了，借此我得以从这长此堪虞的宴安中拯拔出来。我怀着有如行将目睹揭开大自然和生命的最壮丽的帷幕般的童年热狂，动身出发。

儿时素稔的，在地平尽处，密里小山之巅，遥遥在望的闪烁着终古白雪的阿尔卑斯山；诗人和旅行者在我的心中投映下如许鲜明的影像的海；在《科琳纳》^[2]书页上和哥德的诗句：

汝其知否有地石榴花璀璨^[3]？

[1] 托斯坎纳（Toscane），意大利中部，位于亚平宁山脉东南。首邑为佛罗伦斯。

[2] 《科琳纳》（Corinne），史得安夫人（Mme Stael）名著。备述意大利之光荣。

[3] 哥德《迷娘歌》首句。

中可说是已经吮吸到温热和怡爽的意大利天空；才读了不久的充盈脑际的古史课程中的至今依然屹立的古罗马碑物；末了，自由；在辽远的景物上赋以一种诱惑的远距离；一如青年的幻想所能预期，事先构成兴趣和口味的长途旅行中不可逆知的某种灾厄、奇遇；和仿佛开始了解一个新的世界似的语言、容貌、风俗的变换，凡此种种，令我神思飞越。在动身前数天悠长的日子中，我生活在一种恒常的陶醉状态里。这种沙芙^[1]、瑞士、日内瓦湖、沁卜隆冰川^[2]、冈沫湖^[3]、米兰^[4]、弗洛伦斯等处大自然的伟观每天催唤起来的热狂，除非我游罢归来，方会平息。

牵引我的旅伴到里芙纳^[5]来的事务，遥遥无期地尽自迁延下去，他们说待我见过罗马、拿波里，便要将我带回法国。这就是当我正要抓住幻想的当儿，又把它夺去了。我对于这般主张，内心起了反感。我写信给我的父亲，要求他准许我独自个继续在意大利旅行，而不及待这极少嘉许希望的回信到来，我便决定先它一着以事实来违命了。我想：“即使阻止的信到来，也来不及了。我也许会被训斥一顿，但将会被原谅的；我就回来，可是我已经见识过了。”我检点一下我些微的川资；但是我估量到在拿波里有一位母亲的亲眷，我回来时向她借一点路费，是不会遭拒绝的。在一个皎洁的夜晚，我搭上了往罗马去的邮车，离开了里芙纳。

在一条通往西班牙广场的暗黑的街道上，我寄寓在一位罗马画师的家中，我孤独地在一间小室中过了一冬。我的面貌，我的年青，我

[1] 沙芙（Savoie），法国东南部多山区域，与意大利毗连，为著名风景区。

[2] 沁卜隆冰川（Glaciers du Simplon），阿尔卑斯亚平宁山中隘道，旧为冰川河床。

[3] 冈沫湖（Lac de Come），在阿尔卑斯山麓，意大利名胜之一。

[4][5] 米兰（Milan）、里芙纳（Livourne）俱意境。

的热情和客地的孤独，使一位在弗洛伦斯到罗马途中遇见的旅伴对我很关心。他突然地和我交好。他是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美少年，好像是著名歌师大卫的儿子或侄儿。大卫是当时意大利舞台上唱次中音的头等角色，已有相当年纪。他是到拿波里圣查利戏院去作最后一次的演唱的。

大卫父亲般地待我，他的年轻的旅伴对我也十二分和蔼慈祥。我则满不在乎地以我那年龄的坦白报答这番盛意。我们还不曾到罗马，这位美少年和我已经要好到不得开交的了。在那时候，从弗洛伦斯到罗马，邮车至少要走三天的工夫。在旅店中，新朋友便是我的翻译；在餐桌上，他第一个先招呼我；在车厢里，他靠身收拾一个最好的座位给我；睡的时候，无疑地，我总是枕在他的肩膀上。

当邮车走到托斯坎纳或萨宾纳山间上坡的长路，我从车中走下来的时候，他和我一道下来，将地点解释给我听，告诉我各个城市的名字，指出各个纪念物。并且在途中采了美丽的花，买了美丽的无花果和葡萄；将这些果品装满了我的双手和帽子。大卫看到他的伴侣对我的友爱，好像很高兴。他们有时望着我会心地一笑，睿智而温良的微笑。

晚间到了罗马，我自然而然地下榻在和他们同一的旅馆中。我开了一号房间，直到第二天我的朋友来叩门叫我吃早餐时方才醒来。我赶忙穿好衣服，走到旅客毕集的客厅中。我想和我的朋友握手，在宾客中用眼睛遍找不得，一种微笑在大家的脸上显露出来。在大卫的身边，不是他的儿子或侄儿，我看见一位装束入宜的罗马少女的可爱的情影，黑的头发在额际结成辮儿，用两枝顶端嵌珠的金针，有如蒂伏里^[1]村妇们所戴的，挽在后面。这就是我的朋友，到了罗马之后，已恢复她的装束和女性了。

[1] 蒂伏里 (Tivoli)，旧名蒂浦尔 (Tibur)，罗马古代诗人如荷拉士 (Horace) 等，对此颇多吟咏。

她目光中的妩媚和微笑里的彬雅，令我几乎不能自信。但无疑地这便是她。“衣服不会使心改变哪，”这位罗马姑娘说，脸孔微微一红，“只是你不能再睡在我的肩上，并且，从前是你受我的花，现在要你送花给我了。这桩故事可以使你得到教训，以后，别人对你的友谊是不可貌相的，也许是另一回事呢。”

这位小姑娘是一个女歌者，大卫的弟子及得意门生。老歌师带她往来各处，将她扮成男子，以免途中盘诘多费唇舌。他倒是像父亲般，不仅是保护者似的照拂她，对于他自己让她和我要好的柔美的无知的亲昵，一点也没有妒忌之意。

二

大卫和他的女弟子在罗马约须勾留数星期。我们到后的翌日，她复穿上男子的服装，领导我先到圣彼得教堂^[1]，继后到歌丽芮斗兽场^[2]、弗拉斯卡底^[3]、蒂伏里和亚尔伯诺^[4]。这样，我便避免了雇佣的导游者，在旅客跟前将罗马的尸骸节节肢解的千遍一律的复述，他们，在你的

[1] 圣彼得教堂（Saint Pierre Eglise），为世界最大天主教堂。在罗马梵蒂冈（Vatican）宫畔，昔圣彼得殉道处。始建于一四五〇年，至一六一四年方告落成。为布拉蒙得（Bramante）、拉法爱尔（Raphael）及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诸人之心血结晶。

[2] 歌丽芮（Colisee），古罗马巨大斗兽场，可容观众八万人。中世纪时被毁。现庞然遗址尚存。

[3] 弗拉斯卡底（Frascati），罗马郊外别墅，以园林喷泉胜。

[4] 亚尔伯诺（Albano），距罗马二十公里。以亚尔伯诺湖得名。湖水能愈风湿等症。

影像中投下许多人名、地名、日子，那种单调的唠叨，缠住你的思想，将你对于佳胜触发的情绪驱散。拉加弥雅（少女的名字）并不渊博，但是，生在罗马，她本能地知道美丽的地点和幼时铭刻脑际的伟大景物。

她不假思索地领导着我，在适宜的时间到适宜的地点，去观摩古城的遗迹：早晨，到蒙得宾遮^[1]大圆穹的杉荫之下；晚上，到圣彼得柱廊巍巍的暗影中；月光下，去歌丽芮静寂的圜围里；秋时佳日，则往亚尔伯诺、弗拉斯卡底和蒂伏里瀑声淙淙飞雾如注的西比里^[2]寺宇。她是快乐而热狂的，在历劫和死灭的废墟中，有如一座永恒不死的“青春”女神。她在赛而梨·梅坦拉的墓上跳舞，当我坐在一块石头上幻想的时候，她吐出舞台的歌喉，响彻逖奥克雷沁宫殿阴森的穹宇。

晚上，我们回到城里来，车中满载着花朵和石像的残片，与因事滞留城中的大卫重聚在一起，在他的戏院包厢中过了白天余剩的时间。这位女歌者，比我大了几岁，对于我，除了有点过分温柔的友谊之外，没有表示什么别的感情。我自己，也太羞怯得不能有其他的表示；我简直不曾想到，纵然她是美丽而我是年青。她男的服装，男子性的亲昵，次高音的男子的声音，和她无羁的风度，予我以这般的印象：我只看做她是一位美男子，一位同伴，一位朋友。

三

拉加弥雅去了之后，我完全孤独地留在罗马。没有一封推荐的书

[1] 蒙得宾遮（Monte Pincio），罗马北面小山，古有花园山（Colline des Jardins）之称。登山凭览罗马全城，一望无遗。

[2] 西比里（Sibylle），古代供奉阿波罗神的女祭司。有预言祸福之能。

信，除了拉加弥雅介绍给我的那些地点和残址之外，一无相识。我寄住在他家里的老画师，一向足不出户，只是在星期天伴着他的妻子和与他一样勤苦的小女儿去做一回弥撒。他们的家好像修道院一样，艺师的工作，仅因了粗粝的餐食和祈祷方才间歇的。

黄昏，当落日的余晖在贫苦的画家居室的窗上消逝，当附近的教堂发出在意大利与昼告辞的 Ave Maria 的钟声，这家人唯一的休息就是大家一起来诵着赞词和低声地念着主祷文，直至喉音为瞌睡低沉，在模糊和单调的喃声中消失，仿佛为夜风卷到滩头的海浪，渐渐微弱无闻。

我我爱这夜间庄严肃穆的场面。在三个灵魂上达于天的赞美诗中结束了勤苦的一天，各自休息。这样令我忆起我的老家，那儿，傍晚，我的母亲在薄暮最后的晖光中，将我们召聚拢来，有时在她的房里，有时在密里小花园沙铺的小径上，叫我们祈祷。在这素不相识的家庭中，发现了这同样的习惯，同样的举止，同样的宗教，我觉得仿佛在故居的檐下。我从来不曾见到比这罗马人一家的生活更多默念，更孤独，更勤劳的。

画师有一位兄弟。这位兄弟没有和他住在一起。他是教授意大利语给来罗马过冬的上流外国人的。他不仅是语文教师，而且是负有盛誉的罗马学者。年纪尚轻，身材魁梧，性质有点古风，他曾在那求祖国自由的复活的罗马民党的革命尝试中大显过身手。他是保民官（Tribun）之一，当代的李齐^[1]，在为法国人煽起的古罗马的短期复活^[2]

[1] 李齐（Colo di Rienzi），原名（Nicolas Gabrino），古罗马保民官。一三四七年反抗贵族的民众首领。死于一三五四年骚动中。

[2] 罗马在纪元前五—〇年为民主国。自奥古斯德大帝（31B.C.）大权独揽，即皇位后，暴主相继，民不堪命。故辄憧憬于昔日之自由，冀古罗马之复活。

中，不久便被孟克^[1]和拿破里人所扑灭的，他做过重要角色。他曾在凯旋庙^[2]向民众演说，树起独立的旗帜，占了共和国主要的位置。反动的时候，他便被控诉、压迫、囚禁，他应该多谢法国人的到来，将共和党人救了出来，而将共和国没收了。

这位罗马人对革命的和哲理上的法国推崇备至：他痛恨皇帝和帝国。对于他，正如一切的意大利自由党人一样，波拿巴（Bonaparte，拿破仑的姓氏）是自由的恺撒。年纪轻轻的我也有同样的感情。这种意见的契合不久便在我们中间互相表示出来了。当我们一同读着诗人蒙蒂^[3]烈火般的诗句或亚尔斐利^[4]共和主义的戏剧时，见我以这般年青而又古道的热情在自由的激昂声调中战栗着，他看到可以和我开诚相见，于是不复是他的学生而是他的朋友了。

四

自由是人类神圣的理想的明证，就是它是青年的最初幻想，只是在心苗枯萎、精力衰老或失望的时候，才能在我们的灵魂中消失。二十岁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民主党。劳瘁了的心没有一个不卑屈的。

岂不曾有多少次，教师和我，跑去坐在邦斐利别墅的小山上，在那儿望见罗马城，以及它的圆屋顶，它的废墟，它的底勃尔河污浊地

[1] 孟克（Mack，1752—1828），奥国子爵，为反对法国革命主力之一员。

[2] 凯旋庙（Capitole），为朱庇特神庙，位于罗马七山之一的太平山（Tarpeien）上，凯旋者于此受庆典，视为无上光荣。

[3] 蒙蒂（Vincenzo Monti，1754—1828），意大利戏剧作家及叙事诗人。

[4] 亚尔斐利（Le Comle Victor Alfieri，1749—1803），意大利悲剧诗人，笔姿以雄健胜。

静静地含辱地在龙图桥对称的穹窿底下流着，那儿可以听见喷泉幽咽的潺潺声和民众在荒凉的街道上静悄悄地走着几乎没有响动的脚步声！岂不曾有多少次，我们为了这委身于暴政的世界的命运落几滴痛泪，而哲理和自由在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昙花一现，只是为了到处被污、被骗、被压迫而产生的！岂不曾有过多少低声的诅咒，从我们的胸膛发出来，对于人类精神上的暴君，对于膺荣的兵士，在革命中磨炼出来，只是从其中汲取精力来翻头消灭革命，将民众重新投献在一切的成见和奴役的跟前！就在这时期，我产生了对人类精神解放的热爱和对于当代英雄的内心的憎恨，同时也是经过一番推考的憎恨，纵然纪录中每多谎言者，但思索和时间能予以公允的论断的。

五

就在这些感觉的影响之下，我研究罗马，它的史乘和纪念物。早晨，在都市的蠢动未能使默思者的想念散弛之前，我独自个儿出去。臂下挟了历史家、诗人、罗马描述家的作品。我跑去坐在孚陇^[1]、歌丽芮的遗址上，或漫游郊野。我时而眺望着，时而读着，时而思考着，对罗马作一番切实的研究。这是我最好的历史课程。古代的风物，不独不令我厌恶，反成了一种爱好。不过我只是随心所好的并无任何计划的研究而已。我信步走着，我从古代的罗马走到近代的罗马，从百代翁^[2]

[1] 孚陇（Forum），古罗马集合的场所。市场、裁判厅、众神庙、祠宇俱在其间。

[2] 百代翁（Panthéon），为罗马神庙。一代伟人如维克多·爱玛努尔第二等，葬骨于此。

走到莱渥第十^[1]的宫殿，从蒂浦尔荷拉士^[2]的小屋走到拉法爱尔^[3]的故居。诗人、画家、历史家、伟人，一切在我的眼前乱七八糟的经过。我只是在当时和我有深切关系者的前面，逗留了一回。

十一点钟，我回到画师家中我自己的小屋里吃早点。在工作的桌子上，我一面读，一面吃着面包和乳酪。我喝了一杯牛奶，于是便埋头工作，做札记，写，直到午餐时分。午餐是房东主妇和她的女儿亲手为我们预备的。餐后我复出外作别的游程，到傍晚方才归来。同画师的家人作几点钟的谈话和长时间的夜读，便结束了这平静的日子。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社交的需要。在孤独中也能自得其乐。罗马和自己的心灵，便尽够了。这样的我过了一个长冬，从十月直到次年四月，没有一天的疲倦和不耐烦的。十年后，我写了一些关于蒂浦尔的诗，便是这时候的印象的回忆。

六

现在，当我在脑中细索所有的罗马印象时，我只找到两个压倒一切的，至少是驾凌一切的东西：罗马民众的作品——歌丽芮斗兽场和天主教的杰作——圣彼得教堂。歌丽芮是超人的民族的伟大的遗迹，为了骄傲和残酷的享乐，建起能够容纳一整个国家的纪念物。在质量上和亘久上看来，这是堪与自然的巨作相颉颃的纪念物。底勃尔河也许

[1] 莱渥第十 (Jean de Medicis Leon X)，一五一三年至一五二一年罗马教皇，于保护艺术、科学、文学颇具功绩。

[2] 荷拉士 (Horace, 64-8B.C.)，著名拉丁诗人。

[3] 拉法爱尔 (Raphaël, 1483-1520)，罗马不朽画家，雕刻家及建筑师。

会在泞泥的两岸中干涸，而歌丽芮将永远巍然独存。

圣彼得教堂是思想、宗教和一个时代中整个人道的结晶。这不是命定来容纳丑恶的民众的巨厦，而是命定来容纳人类全部的哲理、一切的祈祷、全部的伟大和全部的思想的。墙壁好像不是依照着人的比例而是照着上帝的比例，高筑而广建。只有米开朗琪罗一人懂得天主教的真谛，在圣彼得教堂中将他最高尚、最完美的表现呈献给上帝。圣彼得是真正的石筑的封神榜，是基督教永垂后世的化身。

哥特式的教堂建筑是无垠的蛮俗。只有米开朗琪罗一人的概念中含孕有哲理。圣彼得便是哲理的基督教义，神圣的建筑驱逐了黑暗，而将广大的空间、美、对称和源源不绝的光线延纳其中。罗马圣彼得教堂之所以是无与伦比的美者，在于它全部的辉煌，命定是铺饰神意的庙殿而已。

基督教也许会归于消灭，而圣彼得则依然是普遍的、永久的、有理性的神宇，亘古长存，不问继基督教之后者为何种宗教，只要它配得上人道和上帝。这是人类的英华，为神意所启发，在地上筑就的最幽玄的庙宇。进入其间，不知道是古代的抑是近代的庙宇；没有纤微的处所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一个图像眩惑你的思想；各宗各派的人们，进后都怀着同样的虔敬。人们觉得这所只是神意所居的圣殿，没有其余的意念弥漫其中。

撤去牧师，除去圣坛，卸下图画，搬去神像，一点都不会改变，永远是上帝的圣居！或者说，圣彼得是唯一属于上帝的千古不磨的基督教的伟大象征，在上帝的弘德和圣洁中获得了一切时代一切人类不息地演进的宗教思想的曲蘖，随着上帝的显赫发扬宏大，在光明中与上帝相通，随着融聚全部民众于同一敬仰的增长无已的人类精神扩大，将一切的神祇形成唯一的上帝，将一切的信念并成唯一的教义，

将一切的民众合成唯一的“人道”。

米开朗琪罗是历劫长存的天主教的摩西，有一天会被人了解的。他做了未来时间所不能毁灭的“方舟”^[1]，建了尊为神明的理性的百代翁。

七

终于，在饱游罗马之后，我想一游拿波里。这是维齐尔^[2]的坟墓，戴索^[3]的摇篮。尤其令我神往。在我看来，山川所钟，总有人杰的。有拿波里，便有维齐尔和戴索。好像他们昨天还活着，他们的遗烬尚然温热似的。隔着大气的氛围，就波西里卜^[4]、桑朗^[5]、维苏威^[6]和大海望来，我便可预卜他们的绮丽和才华。

我在三月尾动身赴拿波里。和一位法国商人同乘一部驿车。他是为得要减轻旅费，正在找一位旅伴的。离伐里屈利不远，我们遇见从罗马到拿波里去的邮车，翻倒在路边，被枪弹打得蜂巢般的。邮差、马夫和两匹马都被杀死。他们正将死者抬到附近的破屋中去。撕毁了公函和信件的碎片在风中飞舞。匪众已奔上阿勃卢兹的大道了。法

[1] 太古之世，洪水泛滥，上帝命挪亚造方舟，遣每种鸟兽各一对，避入舟中。事见《圣经·创世记》。

[2] 维齐尔（Virgile，70-19B.C.），罗马伟大诗人，但丁《神曲》中拟之为天堂地狱之导游者。

[3] 戴索（Tasso，1544-1593），意大利诗人。

[4] 波西里卜（Pausilippe），拿波里湾及布梭里湾间小山，高一百七十公尺。山麓有古罗马葬骨处（Columbarium）遗址，相传维齐尔墓在于此。

[5] 桑朗（Sorrente），意大利小城，距拿波里海约二十五公里。

[6] 维苏威（Vésuvic），意大利活火山，距拿波里约八公里，高一千二百余公尺。